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五十三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四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

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僞位大赦境内改元爲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爲太師左光禄大夫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閲戸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才藝有雄畧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宫事總録禮遇一同太子所以

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惷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

陽司馬慕容嵩閉門拒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
潞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
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鬬乘勝而
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
距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鋭馬上齎糧不
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
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
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

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闗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乗之於是脩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内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栢肆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鋭乃遣征北隆夜襲魏師敗績而還魏軍方軓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

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刼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弒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

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𪊨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
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
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
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
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為太子有恨
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
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并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
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畧過人臣等與之誓同

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百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
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寳
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寳殺
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
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
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
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寳謂農隆曰觀
會為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

內侮中州分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忍令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黄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旣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

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
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
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
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為慕容詳所殺
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
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内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
卿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
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

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為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輿騰為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為中軍寶為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

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寳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挍杖奔之騰衆亦潰寳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為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為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寳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寳及于薊城寳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欵虛實未明令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寳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

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州段儀段温收部曲于内黄衆皆響應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蘓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偽諡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既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馬先是遼川

無桑及麾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麾終而埀以吳王中興寳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寳之庶長子也少沈敏多謀畧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為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

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陜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手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儁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

父全之風烈寶即偽位進爵為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為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為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為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宫内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

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佷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内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沮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内有蕭墻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

偽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為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厠袒而踰墻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内外怗然士女咸悦盛謙抑自早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為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竒聚衆于建安

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横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為皇太后全妃丁氏為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為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為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

自決之無撾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緑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冠閥闒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情緝穆經畧外敷關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徳刑制羣后敦睦雍熈時無二論勲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

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為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瑒祕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来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瑒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王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髙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為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

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違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

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謗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為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為巳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

以為周公代王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内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于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踈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于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巳然後返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

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德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宫思德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伊尹之勲有髙周旦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宫事

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敫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宫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柰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

也以伊尹歴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
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
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
伯之三讓人無得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
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遺陛下乃申其美
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
年威制境内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
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

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閶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内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尅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為此耳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鴆合同類刼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

還以盈息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旱自遼而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勍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旱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欵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

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戸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為太子大赦殊死巳下讌其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

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段讃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子興讃子泰等因衆心動揺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衞召叔父河間公熈屬以後事熈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偽謚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羇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寳闇而不斷

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熈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熈素為髙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簒也以熈為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為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髙句驪契丹皆勇冠諸軍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

世祖之風但弘器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宫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僣即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巳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臺為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烝于丁氏故為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

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髙和殺司隷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者舊于東宫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内基廣五百步峰髙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為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游於城南止大栁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

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為皇后赦殊死已下熈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偽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熈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温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熈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熈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

累百餘人熙伐髙句驪以苻氏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冦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内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髙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尅而還盡殺寳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為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為鎮西將軍幽州

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為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為苻氏起承華殿髙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静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熈大怒斬之苻氏甞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熈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絶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宫内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

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為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襚襈中有弊氊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於百姓率户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内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為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轜車髙大毀北門

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熈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為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黄門趙洛生奔告之熈曰此鼠盗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為人所執雲得而弒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於苻氏墓偽謚昭文皇帝垂以孝武

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熈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熈二年滅初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来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熈竟為雲所滅如謡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深沉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

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絶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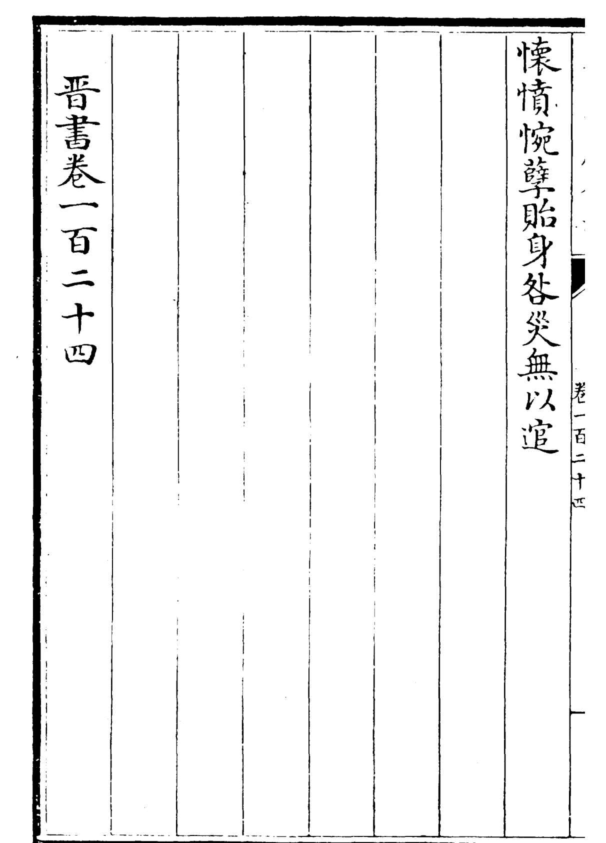
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熈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為天王后子彭為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宫偽謚惠懿皇帝

雲自以無功德而為豪傑所推常内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為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専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畧見猜而庇身寛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羇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

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鄭師宵遁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祕策拾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借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絀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掎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苻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墻内憤勍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勸盛則孝友宴

符文武不墜鞱光而夷雠賊罪已而遜髙危翩翩然濁
世之佳虜矣熈乃地非輿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悦
於匡牀玄妻之姿見竒於鬒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
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藂壤宗祀
夷滅為馮氏之驅除焉
賛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
掎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傑掃燕夷魏剗屠永滅
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寳心生亂盛清家難熈極驕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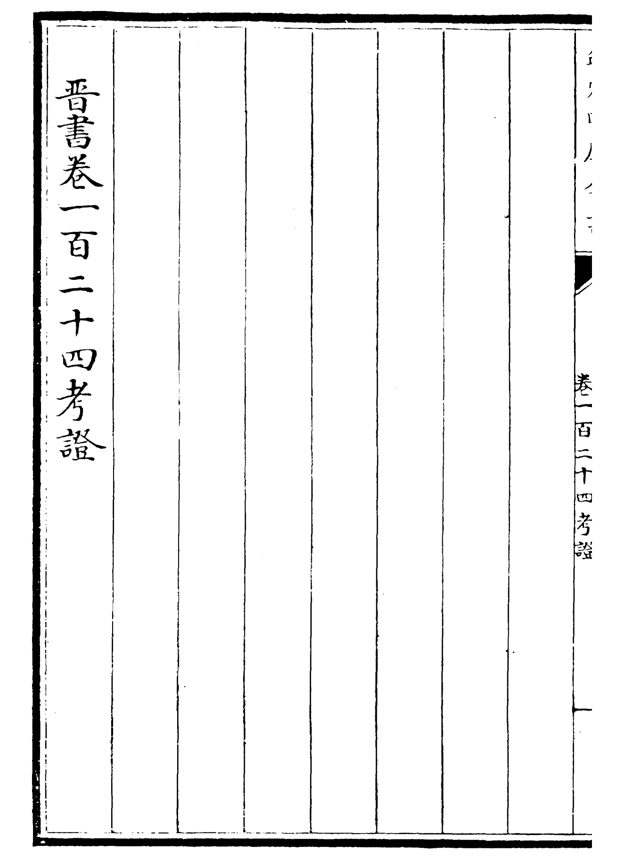
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逭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慕容寶載記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綱目寶永康二年即晉安帝隆安二年兩三字俱誤

慕容盛載記在位三年○綱目晉安帝隆安二年歲在戊戌冬十月稱皇帝至隆安五年辛丑為段璣所殺則是在位四年也後燕錄亦作在位四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五十四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䟦 馮素弗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

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隣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隣迭

相攻擊㢈結敗南奔略陽祐隣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逑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埿為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埿為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軍鎮牽屯山逑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

遷于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斂騎未交而本根巳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

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叛于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窮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

衆至十餘萬及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髙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来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埿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滋川甘松匡

朋白馬菀川十二郡桀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来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戸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符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菀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

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奕于東胡金熈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奕于及熈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容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

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
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沖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初
立其妻邉氏爲王后以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
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
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
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

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邉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犍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符登將沒奕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為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奕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

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為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峡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射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黄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為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為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瑥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為興所殺乃還師氐

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略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瑥奮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

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瑥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彈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盆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邉芮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翟瑥為吏部尚書翟勍為主客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松壽

為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為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於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邉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韋乾為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為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

矜不為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乾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巳垂逼柰何觧甲自寛宴安酖毒竊為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為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

輔宻貴周左衛莫者羖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勅勃為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

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
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竒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
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
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為前鋒乾歸泣謂曰今事勢窮
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
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
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
進果為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

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鸇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為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戸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還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徳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徳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来屢摧勍敵乗機藉筭舉無遺策今姚興盡

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還于栢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還于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為興追軍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為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為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

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

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

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豳人歸

懷玄德南奔荆楚繦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

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

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

建何為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

而别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傉檀迎

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脣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

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大將巳下悉降號為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

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為主客尚書以熾磐為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于嵻峎山以據之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

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
亡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
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繫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
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䲨望豈宜固守
謙沖不以社稷為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
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内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
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
衆出降署為尚書從其部落于菀川又遣隴西羌昌何

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為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菀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戸於菀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為邉害遣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師濟河敗傉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别將姚龍于伯陽

堡王慓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于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畋于五溪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為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奕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嵻崀南山并其四

子𩕲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偽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西平逃而降興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

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熈六年熾磐襲偽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為相國麹景為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錄事樊謙為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黄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熈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戸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吕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

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粤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抜劒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

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借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為巳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閏禿髮傉檀西征乙弗孩劔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戸于枹罕傉檀遂降署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

傉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為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逵為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强川師次嶺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蒱水艾距戰大敗之

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黄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戸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奕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扦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弈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基為右丞相麴景為尚書令翟紹為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

鮮卑烏地延率戶三萬降于熾磐署為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孫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孫等歸降熾磐以提孫姦猾終為邉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孫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寛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為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儁為

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悦徵儁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戸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為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逵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漒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戸于枹罕漒川羌三萬餘戸皆安堵如故元熈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

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偽位在位三年為
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
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祲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遘孽
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隂山遺噍難以義
服伺我阽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
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藳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
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

斷俘視羆之衆威策遐舉便欲誓汧隴之餘卒窺崤函之奥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勍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韋以計全貽巨舋於蕭墻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幾而動牢籠儁傑決勝多竒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酋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偽業覽其遺業盜亦有道乎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為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寛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甞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

濵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熈聞而求焉素弗秘之熈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熈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熈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

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熈立高雲為主雲署
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繼羣寮忽有血流其左
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
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
奮劔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為主
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

勲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繫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内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廵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録尚書事弘為侍中征

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為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為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鎮南大將軍司隷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為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為侍中撫軍將軍頴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為羣賢所推

恩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羲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韮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

亂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繫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墻棄友于而為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兹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亂陳按劍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於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来驚我營宜命三軍以

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寛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悉宜除之守宰當垂仁恵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熈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為方

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

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

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

但大業草創彞倫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

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

肅然請賕路絶蠕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

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

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

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廵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賑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温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叙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為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

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殺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為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為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逺跋曰隔絶殊域阻廻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遺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

五千餘户来奔署買為衛尉封城陽伯賭為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亾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壊無寒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

貴而改葬皆無益亾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中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遣其黄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為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申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慠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

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為犬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亾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為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典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劒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

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悦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為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絶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為

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為左僕射常山公螺蠕斛律為具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為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内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為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勑勒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

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
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
中書郎李扶報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
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
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隣國接境不通和好違
義怒隣取亡之道宜還前使脩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
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
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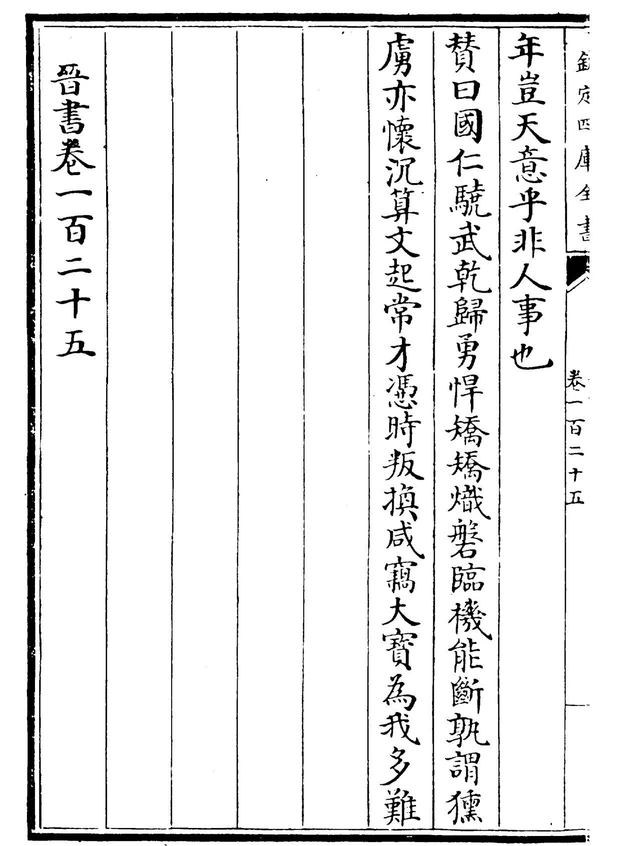
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尚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熈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為魏所伐東奔高句驪居二年高句驪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

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為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隣何識子之晚

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凞借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
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
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已率
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
曰君前既不顧令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
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亾繼絶申拔
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勲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
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

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
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嚚未窺道德
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
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
以寬厚為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
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
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



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賛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獯虜亦懐沉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咸竊大寶為我多難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乞伏乾歸載記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十四年綱目作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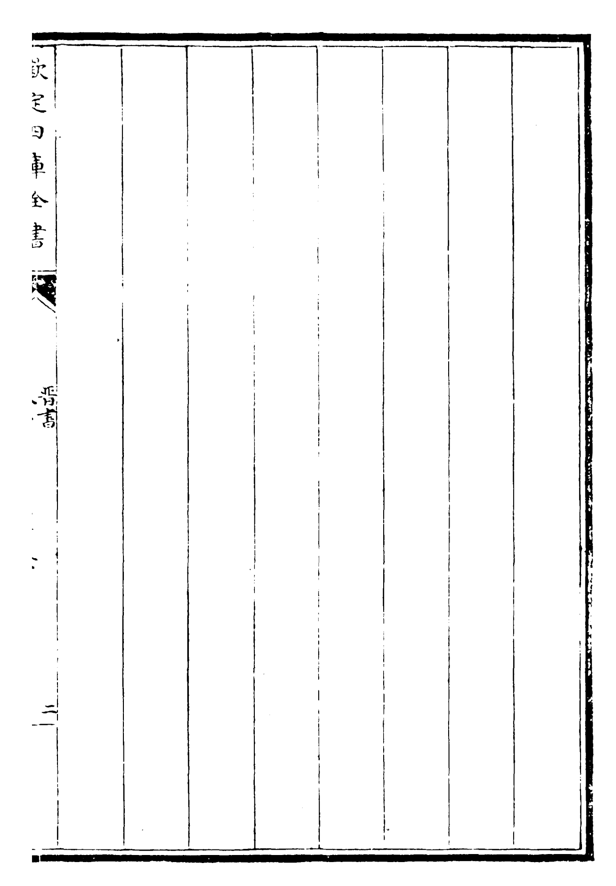
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隆安各本誤建安今從西秦錄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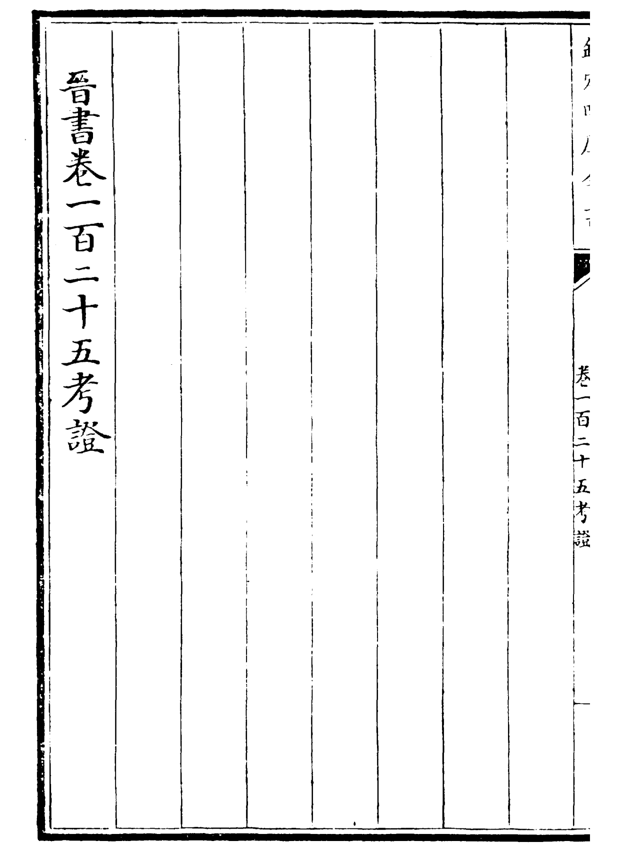
義熈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内改元更始○綱目晉安帝義熈三年歲在丁未春正月秦以乞伏乾歸為主客尚書五年乞伏乾歸自秦逃歸秋七月西秦復稱

王與此互異

乞伏熾磐載記以其左衛匹逵為河湟太守○匹監本訛四今從下文遣其左衛匹逵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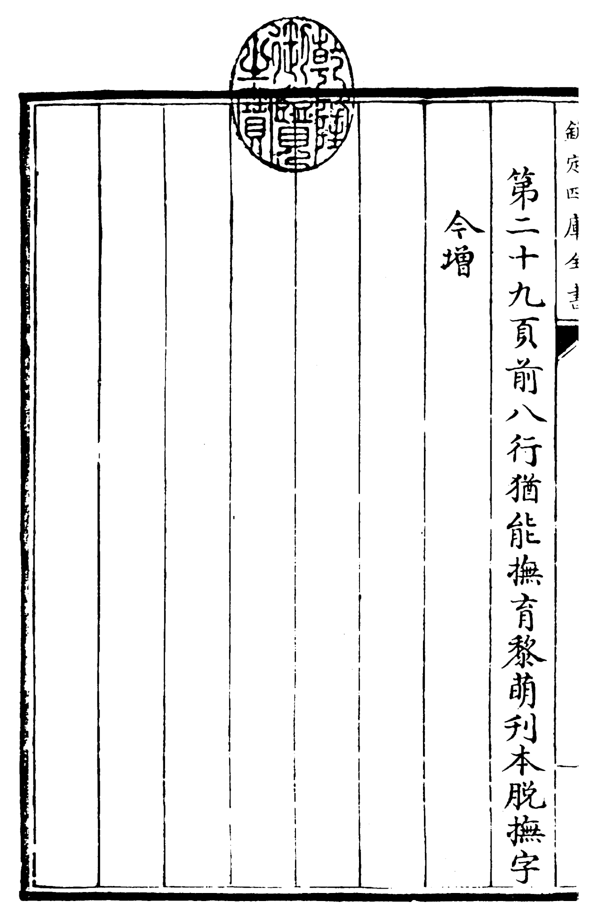
馮跋載記凡二十有八載○上文謂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乙未僭號則距丙子為三十九年豈止二十有八載哉北燕録跋僭號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亡之歲歲在丙子計其年數為二十八載與歷代甲子圖合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四第七頁前二行衆皆響應刊
本應訛會今改
卷一百二十五第七頁後七行於是以平北韋乾
為長史刊本平北訛北平據毛本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後自西平逃而降興刊本西訛
南據上篇乾歸傳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羣公以天命所鍾刊本命作
地據宋本改



第二十九頁前八行猶能撫育黎萌刊本脱撫字

今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閻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記第二十六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傉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

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産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馬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

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眞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内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于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于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

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既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符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頼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

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内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戸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傉檀為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

為賔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黄郭奮史曷高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内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氐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

終必歸服叚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懸絶且與我隣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呑幷之志

段業為吕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追傉檀入録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吕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静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偽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偽位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又徙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為國之太祖有子何為不立梁

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沖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屑已為是紹兄為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漠口既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

纂來伐使傉檀距之纂士卒精鋭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傉檀率騎一萬乘虚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為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賔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

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從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從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為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崙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袵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

下咸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畧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筭以縻之如其敵强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吕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傉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吕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

聦為叛臣以見明主傉檀曰卿忠臣也以為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兹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彦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暠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為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為先惟以徙戸為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

剏城土不加廣令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鳯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

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
才力善晶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
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
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
鹿孤為之流涕遣俘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
美勉之俘檀執禕而數之曰見幾而作賞之所先守迷
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埽平秦隴卿固守窮城
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翦河右聲

播宇内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蔑爾敢距
天命釁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
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
公圖之傉檀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靬二千
餘戸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
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為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
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
許之呂隆為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

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為吾取之不宜救也傉檀曰崙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傉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傉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

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

僞謚曰康王弟傉檀嗣

傉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傉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

善闗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傉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為尚書郎見傉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

至是傳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傉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傉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

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
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
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
忽以為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傉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
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傉檀散騎常侍
增邑二千戸傉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
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於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
羊三萬頭興乃署傉檀為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傉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别駕送尚還長安傉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傉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為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

敍馬輔中州之令族張祀涼國之舊胥張穆邁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縱横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傉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暠聘于姚興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受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

騎何從得之暠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傉檀讌羣僚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為貽

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璧秦雍寛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傉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為太府主簿録記室事傉檀偽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

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遜伐沮渠蒙遜入西陜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為蒙遜所敗傉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其後傉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為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傉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傉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傉檀於北城推梁貴為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

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
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内武旅正
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
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邉
憲等七人謀反傉檀悉誅之姚興以傉檀外有陽武之
敗内有邉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傉檀與宗
論六國縱横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
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

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為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傉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傉檀

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歩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為弼等後繼遣傉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為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為内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其元

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强敵在外内有姦豎兵交勢蹙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内外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為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虜掠傉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

委罪歆成遣使謝傉檀引師而歸傉檀於是僭即涼王位赦其境內改年為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武臺為太子録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為太尉鎮軍敬歸為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傉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

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儁櫂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畜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為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儁櫂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

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傉檀怒鏁保而行曰
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既而蒙遜率衆來
距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為蒙遜所擒讓
之曰卿明於天文為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
曰臣匪為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
城以婁敬為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為戮卿策同二
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
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

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着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傉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為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戸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懼為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剋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始出城焦諶王

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諶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為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戚來伐傉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從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尅遣使謂傉檀曰若以寵子為質我當還師傉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為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為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

洛于率衆來伐傉檀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為洛于所敗傉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和茗蘿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

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蒙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愎諫不恤政事傉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仗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攺往脩來傉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

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衛糟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郿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寛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

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傉檀以太尉俱延為質蒙遜乃引還傉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惟陛下圖之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

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爔磐彼名徵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爔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内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深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内孟愷泣曰爔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

還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喪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為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女婦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為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人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

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戸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絶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

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傉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門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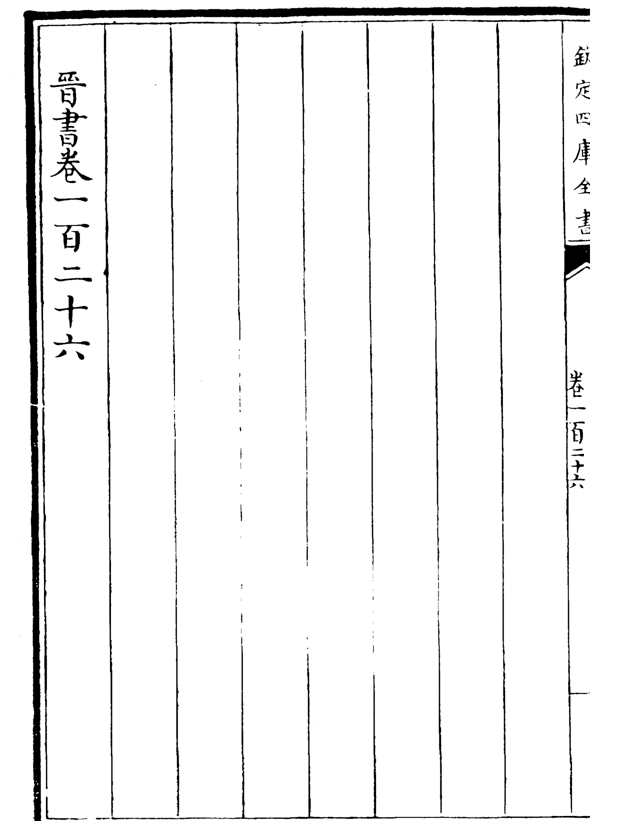
城獨守何所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耻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為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傉檀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為熾磐所鴆

左右勸傉檀解樂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偽謚景王武臺後亦為熾盤所殺傉檀少子保周臘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强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

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暠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彊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傉檀承累捷之鋭藉二昆之資推吕氏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屻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傉檀見之矣

贊曰禿髮弟兄擅雄羣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傉檀傑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頹聲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禿髮傉檀載記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歷代甲子圖隆安元年歲在丁酉距十九年當為義熙十一年乙卯不應稱義熙十年也綱目南涼亡於義熙十年是所云十九年應為十八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